

23

“小四”出现

“好爸爸”

9



走过

作者 徐向林

得知张鹏程在外面开会,关婉馨一下子变得没劲起来,她勉强地说了声:“好吧,等你回来再说。”然后就挂了电话。关婉馨觉得自己特无聊,她开着车在青州城里转来转去,就像一只寻找港口的船。

在清平路的一家宾馆,关婉馨突然看到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不起眼处,车牌号也被遮挡起来,凭直觉,关婉馨一下子就认出这是张鹏程的车,他不是在省城开会吗?车怎么停在这儿呢?

关婉馨脑中突然闪过一种不祥的预兆。她立即停车,进了宾馆,在吧台处,她要打听奥迪车的主人在哪个房间,但接待小姐称酒店有规定,不能对外泄露客人的隐私。关婉馨火了,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他是我老公,我要找他!”

但接待小姐丝毫不买账,还是拒不透露,吵闹声惊动了客房经理,那个女经理曾找关婉馨治过病,认得关婉馨,因此她息事宁人地帮她查询。登记人的名字是李云龙,客户经理无意地问:“关医生,他真是你的老公?”

关婉馨神秘地一笑道:“可能你真的不知道呀,这个李云龙就是咱青州的一号人物,市委书记张鹏程!”

此言一出,客户经理和那个接待小姐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陪着笑脸对她说:“关医生,既然是市委书记驾临本店,您千万别闹事啊!”关婉馨冷笑着说:“不关你们的事,如果你们有啥损失,找我就是了。”说着,她掏出一沓钱,往两人面前一放,“这儿有两千块,一人一千块,你们拿去分吧。”

金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在关婉馨的一再要求下,接待小姐复制了一张房

卡给了关婉馨。关婉馨拿着房卡上了楼,她先是在房门外听了一会儿,听到里面传出调笑声,那个男人的声音正是张鹏程的,那个女人的笑声很娇媚,能断定不是曾碧秋。关婉馨一咬牙,插入房卡,打开了房门,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对儿赤裸躺在床上的人,见有人闯进来,他们也是一脸惊愕。

躺在床上的男人果然是张鹏程,他身边的美女才二十出头的样子,皮肤白得晃眼,眼神很魅,一看就是一个会勾人的狐狸精。关婉馨指着那女人,喘着粗气问:“她是谁?”

张鹏程还没回答,那女人却盛气凌人地责问:“你问我是谁?你是谁啊?”

这一句,倒把关婉馨问得窘了起来,能回答是张鹏程的老婆吗,那显然不能;情妇吗,那更没有资格来此捉奸。见关婉馨窘住,那女人也不穿衣服,站起来指着门外说:“你给我滚出去!”

“好啦,韩雪,别闹啦!”张鹏程这时开了腔,她们在互相责问时,他已经穿上了衣服,理了理头发,把敞开的房门关了起来,然后点上一支烟,问道:“婉馨,你到这儿来干啥?”

“你不是在省城开会吗?会开到这床上来了?”关婉馨开始“绝地反击”,可是没等张鹏程回答,那个叫韩雪的女人又紧紧相逼:“他到哪儿开会关你屁事!哟,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关婉馨呀,我以为长了三头六臂呢,原来是个老女人呀!”

关婉馨气不打一处来,甩手就给韩雪一巴掌。韩雪叫了起来,她也不是省油的灯,抱着关婉馨就厮打起来。张鹏程在旁边看了会儿热闹,实在看不下去了,猛地高喝一声:“胡闹!成何体统?”

张鹏程的声音里透着威严,两个女人都住了手,茫然地看着张鹏程,都希望他站到自己的一边来。张鹏程清了清嗓子道:“韩雪,你先离开吧,我跟婉馨有点话说。”韩雪嘟起了嘴,晃着雪白的身子轻摇张鹏程,撒起娇来:“我不离开,你让她走嘛。”

张鹏程亲昵地说:“听话,你要车的事明天我就给你办,还不成吗?”一听说有车开了,韩雪乐得蹦起来,套上了衣服,理了理头发,狠狠地瞪了关婉馨一眼,扬长而去。

韩雪一走,关婉馨倒僵在那儿了,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她倒不知该跟张鹏程说些啥了。

主流社会认同的理想父亲的形象是庄严、冷漠、不苟言笑的。父亲是孩子模仿和崇拜的对象,是他们的行为指针。通过观察父亲,孩子们形成了对男性的理解:男人不像女人那样需要感情,他们的情绪反应较为冷漠,缺少人情味。

男人被视为天生不会照顾孩子的人,抱孩子不是男人该干的事,他们的责任只是洗尿布。其实,男人同样可以是细腻温柔的人,同样可以是充满爱心的人,并且同样有权利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这种细腻与爱心。

爸爸对“好爸爸”标准的理解有所不同。爸爸将一直是你一个玩伴,我们将一起趴在地毯上,以同样的高度开始游戏,而这种平等的姿态,将延伸到我的生命终止。我们会一起笑,一起打闹,一起沮丧,一起恶作剧,一起对传统的父子交往模式提出挑战。

爸爸从来便不是一个主流社会眼中的“成熟男人”,但爸爸对自己“永远长不大”的状态心存一分感激。我不会成为你的一个庄严的榜样,但可以提供给你一种更自然、自由的生存状态的参考。爸爸相信你能够从这种状态中获得生命的快乐。

父亲,至少是中国的父亲,在孩子略大一些之后,便不会再拥抱他了。我们是一个不习惯于通过身体语言表达感情的民族,男人间尤其如此。拥抱孩子的,多是他们的母亲。对于男孩子的爱抚更是在很早的时候便停止了,男孩子被要求比女孩子更早地独立。这一切会将你推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仿佛亲密、爱、安慰与关注是男性所不需要的。但爸爸会一直拥抱你,我相信父子间的拥抱不仅可以加深我们的感情,还可以使我们均获得力量。在我的想象中,当我垂暮于病榻时候,你的一个强有力的拥抱会使我泪流满面。

男性从小便被告知:他天生是和女孩子不同的,他要比女孩子坚强,仿佛男性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一样。男孩子被看作不会像女孩子那样感知痛苦。

你很小的时候,便会有人告诉你:你是男孩子,不该像女孩子那样爱哭泣;你应该坚强,受了伤害要自己撑着,有泪往肚子里咽。但是,告诉你这话的不会是爸爸。作为一个成年男人,爸爸仍然想哭就哭,自然会将那些对男性的奴役灌输给你。爸爸希望你很小的时候便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社会关于男人的许多“美好”定义,其实都是在伤害我们。

流泪、发抖、哭、倾诉、愤怒,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自我疗伤过程,在我们



作者 方刚

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方式来释放精神的紧张,从伤害中恢复平静。

在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这一过程是自然完成的。但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自然康复的机会被一点点剥夺了,人们会告诉你,男性不需要这种“软弱”的表现。如果你仍坚持这一康复过程,便可能引来嘲笑。但是,男人也是肉体凡胎的人,也会得病,因此也需要治疗。

社会会向你灌输这样的思想:男人对痛苦的感受力与承受力都强于女性。这种观念不仅是对男人的伤害,也是对女人的伤害。它否定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我们的神经系统与女人是相同的。所以,爸爸会始终如一地捍卫你感知痛苦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化解痛苦的权利。

你出生后不久,知道你是个男孩子的人们都向爸爸道喜:“太好了,生了个男孩儿!”爸爸被这种赞赏的表现弄得哭笑不得,为什么生男孩子便一定要比生女孩子优越呢?你来到这个世界,仍然是充满性别歧视的世界,农业社会下形成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对男性的重视都是对男性有利的,它往往成为伤害男性的武器。因为,同时加给男人的,还有太多的责任与期望。

当你的性别被人们以赞赏的声音夸奖时,你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同伴——女人便受到伤害了。而且,从你很小的时候,社会便鼓励你去伤害女人。人们会告诉你,男性是优越于女性的,男性是强大的,女性是弱小的。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买车看车, 上洛阳网汽车频道, 信息真实, 最具参考价值